



哈尔滨松花江畔冰雪景观。张澍摄

# 哈尔滨：冰与雪的协奏曲

□刘金祥

冬日的哈尔滨，静卧在肃穆与苍茫中。当冬  
天序曲由凛冽朔风悄然奏响，它便开启了冰与雪  
的协奏曲，演绎着恢宏而灵动的蜕变。

## 雪从岁月穹顶悄然剥落

岁暮天寒，玉尘  
纷飞，每年的一月五  
日，冰城哈尔滨便迎  
来了属于自己的盛大  
节日——哈尔滨国际  
冰雪节。此刻，冰雪  
已不仅是自然的馈赠  
，更升华为一座城  
的集体庆典，一种流  
动的文化盛宴，一片  
火热的经济蓝海。雕  
冰琢玉，筑起梦幻的  
王国；冰雪欢歌，汇  
成欢乐的海洋。近年  
来，这场冬日的盛典  
，更驱动着文旅的深  
度融合——冰雪大世  
界璀璨如星河，中央  
大街流淌着异域风韵  
，节庆活动串联起传  
统与现代的对话，让  
“冷资源”持续释放  
“热效应”。

从冰雕雪塑的艺  
术奇观，到动能澎湃  
的“白金产业”，冰  
雪已成为哈尔滨递给  
世界的一张闪亮名片  
。展望未来，以文促  
旅，以文兴产，这场  
冰与雪的华章，必将  
奏响更深沉、更蓬勃  
的城市交响。

雪，是上苍赐予哈尔滨的珍贵礼物，片片  
飞雪自天穹悠然飘下，轻轻抚慰这座氤氲异  
域风情的城市。哈尔滨降雪，绝不是简单的  
晶体飘落，而是深情精神按摩。起初，矜持  
的霜粒试探着拥吻楼宇穹顶；继而，成片成  
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倾洒，犹如漫天飞舞的云  
絮，落在中华巴洛克斑驳的砖瓦上，落在中  
央大街光滑的面包石上，落在松花江晶莹的  
冰面上。于是，轮廓鲜明的建筑柔和了，车  
马喧嚣的街道静谧了，奔腾的松花江也进  
入了休眠状态——整个哈尔滨都在雪的怀  
抱中。

雪，是哈尔滨冬日的精灵。晨光熹微时，  
雪是浅淡的蔷薇色；正午晴朗时，雪是耀  
眼的银白色；暮色四合时，街灯与冰灯一  
同亮起，雪又晕染成暖融融的蜜色。它用  
最纯净的笔触，描摹这座城市的样貌与风  
骨。无论是冰雕玉砌的琼楼玉宇，还是那  
些形神毕肖的憨态生灵，都是冰雪的杰作  
！雪不仅覆盖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更渗  
入到城市的肌理和血脉，酿成一种微醺的  
人文风情和浓郁的人间烟火。这风情和烟  
火是夜色里冰灯流转的一缕迷离光彩，是  
瑞雪楼台里的一份梦幻与浪漫，是料峭寒  
风中一串冰糖葫芦的剔透与玲珑。哈尔  
滨，在雪的爱抚和佑护下，进入静谧的  
梦境。这梦境如此真实且富有质感，踩上  
去发出“咯吱”的声响；这梦境如此虚  
幻与迷离，仿佛一缕浓郁的酒香，让游人  
沉醉在哈尔滨的温情里。

走在中央大街上，游人脚步不由得慢下  
来。脚下是被唤作“面包石”的方石，一  
块紧挨一块，表面早已被风霜雨雪打磨得  
温润而光亮。这光亮里，映着百年的晨曦  
和月色，也映着此刻从天而降的鹅毛白雪  
。雪，越下越大，但并不急迫，仿佛谁在  
天上拆了一件旧的棉絮袍子，将那柔软的  
芯子，不紧不慢地抖落下来。游人抬起头  
，雪便亲昵地扑在脸上，凉丝丝的，瞬间  
化了。而游人的目光，更多地被街两旁的  
建筑牵了去。那些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  
有着陡峭的穹顶、浑圆的立柱，以及雕着  
繁复花纹的立面。平日里它们极为庄严，  
带着些许历史的疏离感与沧桑感。可一旦  
下起雪来，其样貌迥然有别。雪花竟如此  
偏心，一层层地为沉默的穹顶覆上松软的  
雪冠，为雕花的铁艺栏杆嵌上明澈线条；  
就连古朴的铸铁街灯，它也不敢怠慢，在  
灯罩的弧顶和边缘，均匀地敷上了一圈，  
仿佛为这守夜人戴上了一顶温暖而别致  
的帽子。经过大雪的装点与打扮，石头与  
砖瓦的冷硬线条化开了，显出这座城市梦  
里才有的典雅与温柔。

街上行人很多，都穿着厚实的面色六色  
的羽绒服，像一个个移动的音符，在雪白  
大地的五线谱上缓缓流淌。脚下的“咯  
吱”声，是这个时节最妥帖的音律，每  
一步都像踩碎了一片薄薄的光。这声音听  
久了，便觉得不是自己在行走，而是这座  
城在雪中轻轻诉说着什么，或许是松花江  
上吹过的一缕寒风，或许是中东铁路遥  
远汽笛的回响，或许是商场橱窗里不断  
变换的时髦与风华。游人在街上驻足凝  
神，呵出一团白气，便迅速消融在漫天  
飞雪中。游人忽然觉得，这落下的何止是  
雪？分明是时光的碎屑，是往昔的尘埃，  
它们从岁月穹顶悄然剥落，将这座城温  
柔地覆盖，轻声地诵读。



雪人兵团。毕诗春摄



哈尔滨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广场的雪人。张澍摄



游客在冰雪大世界玩雪。张澍摄

## 焕发出惊心动魄的永恒之美

太阳岛雪博会是哈尔滨独有的景观。走进雪博会大门，迎面扑来炫目的雪白，这雪白不是单调的，而是泛着银灿灿的光泽，好像北国天空的澄澈都集中在这里。脚下是坚实的雪道，周遭是参差雪墙，游人像跌进一个用雪砌成的偌大迷宫。迷宫的缔造者不是北国的劲风瑞雪，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雪雕大师，他们的心思与巧技，都凝结在一座座匠心独具的雪雕上。最震撼人心的，是拔地而起的雪雕城堡。这城堡哪里是“雕”出来的？简直是

从雪地里生长出来的。巍峨的城墙，高耸的塔楼，连绵的城垛，在午后阳光下，焕发出一种与人间冰雪相融合的华彩。阳光似乎不是照在雪上，而是透进了雪的内里，再从无数个细微晶面上折返出来，漾开一片流动的晕彩，淡金的、浅粉的、莹蓝的，交织变幻着。站在光的梦幻前，游人不由得痴迷了，恍惚间那童话里的一切——关于王子、公主与永恒冬季的遐想，都变得可触可感。移步向前，又是另一番天地。雪塑的人物星罗棋布，婀娜的舞者，衣袂的褶皱似乎随风摆动；仗剑的勇士，眉宇间的刚毅格外醒目，即便铠甲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辨，沉默中透着一股凛然气势。那些以古老神话为蓝本的群雕，无论是神祇的威严慈悯，还是妖兽的古怪狰狞，都被神奇的刻刀赋予了生命，好像整个故事在雪地上铺陈开来。人们能看清仙女飘带的飞动，能感到武士筋肉的贲张，那份精巧与细微，让人们几乎忘记这是以雪雕成的艺术品。缓慢穿行在雪雕作品间，游人脚下积雪的声响，仿佛是白色迷宫低回的叹息。北风很轻，偶尔拂下塔楼顶尖的雪沫，像时光偷偷掸落的尘埃。游人惊叹于雪雕师的妙手，竟能用最普通最易逝的材料，雕出精湛的形体和精妙的魂魄。这份美因其注定要融化，反而在被凝视的那一刻，焕发出惊心动魄的永恒美感。

作为著名文化品牌和知名文化IP，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牵系着游人的心魂。踏进冰雪大世界，人们忽然觉得连呼吸都染上清冽的透明，这哪里是寻常的冰乐园？分明是冬之神倾尽整个季节的灵气，在此举行一场盛大而璀璨的庆典。寒意扑面而来，既不凛冽也不刺骨，反倒像一层细密的纱，将人轻轻裹住，随即融入整个雪园的欢愉里。眼前蓦然展开的，是一座用坚冰构筑的童话国度。拔地而起的冰筑楼阁，通体清澈皎洁，在夕照与灯辉的交替中恍若琉璃宫阙。瘦削高耸的冰塔凸入苍茫暮色，塔尖仿佛要与天空一比高低。待灯光开启，整座塔便由内而外地沁出一种幽蓝的光晕，像沉睡的蓝宝石忽然苏醒，默默地照耀着，仿佛是通往某个奇幻世界的引路灯塔。城墙是连绵的冰的波浪，缓缓起伏着，圈起一场银白的梦。冰砖垒得齐整，上面雕琢着盘曲花纹与古老图样。灯光是温柔的画笔，沿着纹路浅淡晕染，那些线条似乎有了生命，在光与影的颤动间，宛若失传已久的铭文，默默讲述着比寒冷更古老的故事。孩子们的的笑声，是从冰滑梯那边传来的。冰滑梯犹如一条条水晶巨龙，自高处盘旋而下。孩童们挨个坐在滑车上，倏忽间滑落，带着清脆惊叫与酣畅欢笑，声音如银铃般地向清冷的空中，撞在冰墙上，又碎成更欢快的回响。这笑声是鲜活的是火热的，在静美的冰雪王国里，蜿蜒流淌成一道温暖的溪流，整个天地都跟着雀跃起来。信步走去，跌进一首由冰雕砌成的叙事诗里。这边是安徒生笔下忧伤而纯真的小美人鱼，冰做的鳞片在柔光下微微闪烁；那边是东方神话里飘带飞舞的仙子，衣袂凝结于刹那，好像欲乘风归去。历史与童话，东方与西方，在此被冰雪塑形、融合，共存于同一片清辉里。恍惚间，时间与空间的边界消融了，人们只是漫游在由光、影和冰雪构筑的梦境里，不知今夕何夕。天光渐隐，灯火愈盛，所有的冰雕雪塑，白日里是素净的水晶，入夜后便成了绚烂星河。这份绚烂并不喧嚣，带着北国冬日宁静的诗意。冰雪大世界俨然一个狂欢胜地，狂欢源于冰的形与色，更源于每个凝视它的心灵所激起的惊叹和欣赏。

## 雪夜是杯令人微醺的美酒

暮色渐次垂落，像一袭宽大而轻柔的灰蓝丝绒，缓缓覆上城市的肩头。在昼夜交替的时分，雪却醒了过来。白日里素净的雪，此刻被温存的灯火一一点亮，陡然焕发出一种梦境。路灯光是橘黄的，一团团暖融融地悬着。光晕罩着底下飞舞的雪花，那雪便不再是雪，成了无数细小的活泼的精灵，周身透着清莹的光，从无穷高的黑暗里坠落，落进这一圈暖光里，像奔赴一场温柔的约会。雪花闪烁着旋转着，仿佛天地倒置，满天星斗都心甘情愿地降落在哈尔滨大街小巷。街边店铺的霓虹，是另一种笔触。红的、绿的、蓝的、紫的，那些喧闹的光波洒在近处雪地上，雪便不再纯白了，这一角是浅浅的绯，像少女的面颊；那一片是幽幽的蓝，似深海的静水；堆积在橱窗下的，染着一层暖融融的金，仿佛是谁遗忘的宝藏。这光与色在雪上漫漶、交融，逐渐晕染开去，整座城都像被笼罩在一幅半透明的彩绸之中，缥缈而斑斓，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在这里温柔地消弭了。这便是哈尔滨的雪夜，空气是清冽的，猛吸一口，寒气直渗肺腑，清爽得让人精神一振。指尖与脸庞，清晰地感知到哈尔滨的清冷。但人们的眼眸人们的心，却被那满城的光与色喂得饱饱的。橱窗里透出的光泽，店铺里溢出的笑语，远处楼宇窗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无不透着一种真切的人间烟火。这冷，是肌肤所感的；这热，是心底所生的。两者非但不抵触，反倒奇妙地交织、缠绕在一处——冷，衬得暖意愈加可贵；热，又让寂静愈发深邃。游人站在哈尔滨的街上，仿佛同时站在两个世界的门槛：一个是琼玉的琉璃世界；另一个是温情的尘世家园。这冷与热的交融，静与动的唱和，酿成了哈尔滨雪夜那杯令人微醺的美酒。哈尔滨的冰雪，不单是一方风景，更是一种氛围，将游人轻轻拥住，让游客忘却了寒冷。

哈尔滨的雪落下来时，时间会变慢。起初人们并不觉得，直到你站在纷扬的雪幕里，看万千片雪花从苍穹深处斜飘旋而下，不争也不抢。那一瞬间，街市的喧响仿佛被滤去了，耳边只剩雪粒擦过空气的簌簌声，如同光阴本身在悄悄耳语。你伸出手，任一片冰凉的大角形精灵在掌心停留、化开——这便是最温柔的对话。无需言语，自然把它最圣洁的魂魄，通过转瞬即逝的时光触点，轻轻递到人们心头。冬日里白昼短，太阳只是一道淡金的斜晷，但正是这道短暂的光，让午后的影子拉得格外悠长，让每一个时辰都像被冰晶折射过。急促的心，不知不觉跟着哈尔滨冬季的节奏，一起沉缓下来，在雪中品味悠远的温情。而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在这雪中显得格外分明。它有一种砖石筑就的、面对严寒的坦然与坚韧。老建筑穹顶的积雪，索菲亚教堂的轮廓，都透着一股经世的稳重。可这坚韧的底下，流动的是柔软的衷肠。窗棂上暖黄的灯光，将冰花映成绚丽的剪纸；街角卖糖葫芦的老人，手里的山楂亮晶晶地挂着一层透明的糖浆；人们呵着白气相遇时，眉眼间露出熟稔而明亮的笑意。冷，是城市的外表；热，是城市的骨血。这外冷内热的交融，便成了哈尔滨最让人欣赏与依恋的品格。于是，每一片雪花都不再是无心的飘零。它们是冬季宏大乐章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有的落在冰滑梯的脊线上，奏出孩子们欢笑的颤音；有的覆在冰雕美人鱼的发梢，凝成一声童话的叹息；更多的则静静地铺展成无边的寂静，那是乐章之间深邃的呼吸。所有声响与静默交织在一起，便成了独一无二哈尔滨冰雪之歌。

哈尔滨冰雪并不猛烈，却有一种深邃的渗透力，人们走在其中，如同漫步在一个清醒而又不愿醒来的梦里。现实与幻想的边界，被雪模糊了；过去与当下的感触，被冰凝结后又焕然一新。游人沉醉的，或许不止是眼前琼楼玉宇的幻美，更是在极致清寒中生命依然蓬勃勃勃。这梦，是如此踏实，又如此轻盈，让游人在银装素裹的漫长诗篇里，一再流连，反复品读。



请关注  
文旅频道  
头条新闻  
APP  
赏专栏